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七十一回 庾信生平最蕭瑟

朱仁一進洞門，見多人血流滿身，橫七豎八倒了一地。他心中不禁有氣，這些窩囊廢，自己白費功夫，請來丟人現眼。他正在尋思，不是人已悄悄走到身邊，說：「山王忘了？你這奇門遁甲威力無比，雪山子曾說，連大羅金仙都不見得破得了此陣！」

朱仁心中一亮，問：「你的意思是？」

不是人說：「弟子的意思是，要不躲在洞裡不出去，要不請他們進來試試！」

朱仁大喜：「好計！好計！只可惜雪山子不在。」

不是人說：「弟子上次失陷驚門，事後曾經向雪師叔討教，學了不少。目前雖不能運用自如，但也能調動陣門，禦敵絕無問題。」

朱仁想了想，說：「好吧！這邊就交給你，把這些受傷的窩囊廢先送下山去，免得礙事，看看有什麼人還能幫忙。」

不是人說：「我們有兄弟十一個，都平安無事，足夠了！」

安得生因躲在一個機器人旁邊，也沒有受到波及。這時他挺身而出，說：「你們那種神通我沒有，但來此數日，寸功未立，我負責幫你運送傷者下山吧！」

朱仁說：「那就多謝你了！」

不幸安得生的機器人都被朱仁的神火燒壞了，還得勞動當局協助，另行調動一批機器人上山，這才得以處理。

朱仁又把不是人叫過來，檢查了一下奇門陣法，看看毫無異象。朱仁便集合十一鬼，分別賦與任務完畢，然後才走出朱雀洞，重與眾人見禮。

朱仁說：「在下現已甘拜下風，祇是有個疑惑，尚請道長垂示。」

傻道人說：「朱雀洞中這套奇門遁甲陣法，是古仙人所留，威力強大無比。按理我等道行不夠，不敢輕犯虎威。但是你陣法不熟，且此洞另有主人，不讓你見識見識，恐怕也無法讓你心服口服。」

朱仁心裡一驚，看來這老道的意識神功尚高他一籌，自己心事已被拆穿，不禁臉紅過耳，只得說：「既然道長如此說，自古有言，先來後到。果真此洞另有主人，在下絕不戀棧，立時讓賢。只是如何證明呢？」

傻道人說：「這個簡單，奇門遁甲自有神機妙算，只要那人在今日之內能將朱雀洞內的八門洞開，就可證明應為本洞之主人。」

朱仁想了一下，又問：「道長說八門洞開？」

傻道人說：「正是。」

朱仁問：「為什麼要八門洞開？」

傻道人說：「既為洞主，就當驗明正身。」

朱仁故意問：「少一門可以嗎？」

傻道人笑道：「少一門都不可以。」

朱仁又說：「那八門洞開之時，我等是在洞外吧？」

傻道人道：「洞內洞外有何分別？」

朱仁說：「既為洞主，理當在內。」

傻道人道：「有理。」

朱仁說：「既然如此，我等當放棄成見，坐下來閉門商討。」

傻道人不疑有他，頷首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

朱仁心中有了把握，便說：「道長此言當真？」

傻道人道：「當然。」

朱仁還要加強印象：「道長說話算話？」

傻道人肯定地說：「仙家不打誑語。」

朱仁這才說：「果真如此，在下心悅誠服。」

朱仁既已首肯，傻道人便對錢昆說：「師弟，若夢失陷在驚門之中，但有空虛四兄弟保護在側，彼等心靈空虛，不懼驚擾，必可無事。倒是那木精救若夢情急，現已陷入休門，恐有片刻之厄。而要破陣法，須由景門下手，目前傷門已止，陣法威力大減。你先破了景門，再走杜門，杜門一開，休門必破，往開門至驚門，以便搭救若夢。死門全係機關，無需再破，將門打開即可。」

錢昆一一牢記在心，問：「師父柬帖中，書有奇門遁甲之竅門，可以用嗎？」

傻道人說：「我輩所習，與本洞之術同出一源，只是功力較淺。」說時，從懷中取出一面小旗子，慎重地交給錢昆，說：「如果你在陣圖中受困，切記把此旗向空一展，我們就會前來。此旗不可亂用，尚有重要的功能，因最後死門一開，必將死人！至時將此旗擲入門中，即可應數！」

錢昆看旗上血跡斑斑，問：「這是人血嗎？」

傻道人說：「不！這是雞血。」

衣紅哪裡還坐得住，便說：「我們幾個沒見過世面，能不能跟著錢師兄，去見識一下這千古的秘辛？」

傻道長說：「你們今生沒有修習法術，怕錢師弟照顧不來。」

衣紅把文祥的手抬高，說：「文哥有佛珠護身，不會礙事的。」

痴仙子說：「師兄不必多慮，有我們在此，讓他們去吧！」

傻道長說：「不是多慮，而是所慮不及，有一個關節，怕有麻煩。」

錢昆也慫恿說：「按理要破奇門遁甲，必須有天神天將、六丁六甲。我們幾個剛好六人，正應了六丁之數，有點麻煩又怕什麼？」

傻道長看了各人一眼，臉上皆無晦色，便道：「那麼小心了。」

六人領命去了。

這時，安得生領著各式機器人，將傷者一一抬出，一旁早有飛船相候。賓客陸續出洞，就是沒有受傷的，也都垂頭喪氣，神色黯然。

傻道長對朱仁說：「你去主持陣法吧！不妨全力施為，如果八門不能洞開，此洞即歸你，否則這座洞天就要物歸原主了。」

朱仁正擔心十一鬼應付不來，聞言大喜，道謝而去。

錢昆帶著衣紅一行六人，走到景門前面，一看方位，是指向東北。大廳中人群早已散去，只有都陽十一鬼畏畏縮縮地，擠在那陣法的石桌前，大氣不出。

文祥見是舊識，笑道：「諸位久違了！」

衣紅忍不住挖苦道：「你們這樣不辛苦嗎？」

無恥人說：「還好，反正有奶便是娘嘛！」

兩面人說：「各位要參觀，驚門最好玩！」

錢昆根本不理會，運法力將景門一推，領著五人走了進去。

才一進去，身後的石門即軋軋閉合。風不懼還想拉開。錢昆說：「不必！文兄快將佛珠舉高，大家聚在一起，此後不可向後看，否則幻境一生，麻煩就多了。」

衣紅拉一拉文祥說：「文哥！你看前面不是崇左的斜塔嗎？」

文祥說：「什麼斜塔？是月球的莫高峰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我看是苗疆的大巴山！」

法蒂瑪不同意：「這是希克希克！」

錢昆立刻說：「這是幻境！每個人所見都是心中的景象。」

衣紅說：「原來古代就有虛擬幻境！」

風不懼說：「妳忘了師父說的？六賊皆妄！」

衣紅不服氣，說：「那你看到什麼？」

風不懼說：「我看到師父的法相！」

衣紅抓到小辮子了，說：「原來師父在你眼中也是虛妄！」

話剛說完，衣紅好像看到什麼，拉了文祥，說：「快來！」就打算往前跑。文祥已心生警惕，眼前既是幻象，那麼該如何自處？他決定按兵不動，直到神智清明為止。被衣紅一拉，他便緊抓衣紅的手，大聲說：「紅妹！不要動！」

風不懼眼前正是萬丈深淵，一聽文祥叫衣紅不要動，他立刻使出千斤墜的身架，一把將衣紅拉住，同時施出金剛吼：「別動！」

這邊驚險連連，那邊法蒂瑪也陷入危境，才六歲的她，騎在馬色羅肩上，在果園裡摘檸檬，馬色羅一面剝皮，一面喂她。小拳頭敲著馬色羅的腦袋，口裡還沒有吃完，卻不斷地吵著：「馬色羅！還要！還要！」

左非右見到梨花帶雨的丁寧，一頭栽進他的懷抱，他有點不信，喃喃地說：「是妳嗎？」丁寧哭道：「是我！真的是我！」左非右覺得不對，抬起頭來四下張望，他分明記得剛才六個人同時進來，怎麼眼前只有丁寧一人？

左非右把丁寧一推，說：「法蒂瑪呢？」

法蒂瑪也是一驚，抬頭一看，面前的馬色羅臉色嚴峻，她說：「多少年沒見到你了，你為什麼瞪著我？」

左非右拼命搖她，說：「我是左非右！過去的已經過去了！」

法蒂瑪也覺得有異：「這是過去嗎？那我的今天呢？」

一想到今天，把時間串聯起來，左非右的臉才漸漸浮現出來。她再一看身邊，除了錢昆面帶微笑，每個人神色都有點迷惘。

錢昆這才說：「難得難得！你們沒有一點準備，就過了這一關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這算什麼？和亨利教主的召魂差不多！」

錢昆說：「差遠了！你沒發現嗎？這次的經歷都是千真萬確的。是在時間流程裡倒溯的真實，是生命的一部分，而亨利那個只是幻象。人如果沉迷在過去不能自拔，那種危險比幻象還要可怕！」

大家這才知道利害，六人寸步未移，還站在入口處。前面是一條丈許寬的石砌梯道，每個石級高達半尺，一直向下，間中雜錯著其他通道。

衣紅說：「現在怎麼辦？站著不動？」

錢昆說：「第一關已過了，放心前行吧，來之前我看過師父的錦囊，已知究裡。我也排過天盤，這景門居坤位，坤數為二，所以進入迷宮後，逢二就轉。每轉一進，就會出現一景，各景都過了才會到達陸地。」

文祥問：「據說諸葛武侯在長江岸邊夔關附近佈過石陣，以阻吳國陸遜大兵，又名八陣圖。當大軍入陣時，又是什麼景象？」

錢昆說：「景門相當於觀察的景物，如係作戰，則有混淆視聽的效果，如飛沙走石、江湧浪濤，讓人不辨方向，而且每日每時變換陣勢，誘兵步入陷阱。」

剛轉到第二個甬道口，法蒂瑪就說：「上次我就是在這裡看到你們的。」

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，前面一景橫陳，左邊平湖如鏡，右側則峰聳入雲，正前方是條環山小徑。山頂數幅玉紳倒掛，白龍矯飛、舞綃曳練。

沿壁有一石徑成蹊，向前直通瀑布下方，虬松離立道旁，蒼翠挺拔。再往前，光影搖曳，玉龍亂舞，騰空飄蕩，下極谷底。瀑聲轟雷倒映，水氣漫漫。

衣紅一見，就說：「法蒂瑪！別上當！小週天在我們心中，是看不見的！」

一語道破，面前石壁互隔，石級依然。

大家繼續前行，衣紅突然大叫：「看！怪物！」

六人睜目一看，宛如置身在一個身歷境節目中。鏡頭中滿目猩紅，一派世界末日景象。大塊隕石在天上飛舞，沸騰的火山則在地上狂噴。不見一個人影，只有十幾隻無名動物如喪家之犬般，亡命四竄。

「這是什麼景象？至少我沒有見過！」文祥說。

衣紅指著右側說：「你們看到的是不是和我看到的一樣？」

文祥問：「妳看到什麼？」

衣紅說：「一大堆怪物，以及一個片頭，導演是佐佐木，編劇是平和謙二。」

文祥說：「那我們看到的相同。」

左非右也說：「應該不是錯覺吧？」

衣紅說：「那不是我們在太空船遇到的兩個寶貝嗎？」

文祥說：「開玩笑！妳怎麼記得？」

衣紅說：「我是小人物，專記小事。」

突然杏娃插口說：「是我叫衣紅看的，也是我提供的素材，叫佐佐木製作的。」

衣紅說：「原來妳才是缺德鬼，專做缺德事！」

文祥莫名其妙：「杏娃！是妳嗎？妳也來了？」

杏娃說：「哪次我不是和你們同在？」

衣紅說：「先前妳在哪裡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們忙得要命，這裡的事沒什麼好擔心的。」

文祥說：「這是奇門遁甲！」

杏娃說：「有什麼稀奇？我還可以遁乙哩！」

錢昆聽不見杏娃的聲音，剛才他看到那些怪物，已經有些懷疑，這時更相信文祥神智不清了：「文兄，你在跟誰說話？」

文祥忙解釋道：「我們的電腦。」

錢昆想起杏娃：「是杏娃嗎？」

文祥說：「是的，她以為她是人，把我們都當作朋友了。」

杏娃大叫：「文祥！我才不屑做人哩！」

衣紅也大叫：「做人有什麼不好？」

錢昆聽不到杏娃的對話，忙說：「千萬鎮攝心神！不要走火入魔！」

左非右知道錢昆誤會了，解釋說：「師兄，你不知道，杏娃可以跟我們大家溝通，我們把她當作自己兄弟姐妹一樣！」

錢昆說：「杏娃能說話，但未必是人。」

左非右辯白說：「不，她是人！」

錢昆說：「你是說，她和那老魔一樣？」

左非右知道，錢昆一定很難相信：「不，但是也差不多！」

錢昆以為大家神智不清，急得從懷中掏出一個信符，用手一比，一道金光閃過，但面前狀況依然。衣紅還在和杏娃爭辯，其他四人則靜不出聲，爭聽好戲。

衣紅說：「我不跟妳爭了！錢兄已經急得要發瘋了！」

杏娃說：「我也不跟妳爭，有道是兩虎相爭，必有一傷！」

衣紅說：「傷的一定是妳！」

杏娃說：「是妳！」

左非右怕錢昆走火入魔，慎而重之地把錢昆拉到一邊，說：「師兄，真的不騙你，杏娃已有靈智，而且與人無殊。她可以在我們耳朵裡，同時對我們五個人講話，只是外人聽不見而已。」

錢昆越聽越糊塗，他當機立斷，急忙掏出急救的令旗。左非右見了，大叫：「你們快來，錢師兄要用求救旗了！」

風不懼一個箭步趕過來，捉住錢昆的右手，左非右則一把搶過旗子。

文祥忙叫：「錢兄，這不是幻境！旗子不可輕用！」

衣紅也說：「杏娃，快想想辦法！」

杏娃把聲音放大，說：「錢昆！我是當局，當局就是我！上個月你還問過我朱雀洞在哪裡，我堅持十一月四號才能赴約，記得吧？」

錢昆被左非右及風不懼左右夾住，再聽電腦一表白，他完全相信自己瘋了，大叫一聲：「師兄呀！小弟道行不夠，快要瘋了，你快來救我呀！」

衣紅忙說：「錢師兄，你想想，如果你神志不清，你師兄能救你嗎？」

錢昆說：「據我的經驗，我當年迷於學醫，連師父都救不了！」

衣紅說：「那就是了，能記得這一點，表示你神智還很清明。」

錢昆懷疑地說：「怎麼可能？你們都說電腦變成人了！」

衣紅說：「那狐尾松也能變人，是吧？」

錢昆說：「狐尾松有生命呀！」

衣紅說：「你說說什麼是生命呢？」

錢昆冷靜了一點，說：「生命是能量連續的變化！」

衣紅說：「那地球有生命吧？宇宙有生命吧？」

錢昆說：「有！」

衣紅說：「所以，電腦也有生命！」

錢昆清醒了些，說：「那為什麼我會看到幻象呢？而且和你們看到的一樣！」

衣紅說：「因為那不是幻象！」

錢昆問：「那怎麼會出現在景門中呢？」

衣紅說：「是電腦截取到的訊號，因為與我們的工作有關，所以傳過來了。」

錢昆思前想後，終於想通了，不覺面紅耳赤，羞愧地說：「真對不起，這奇門遁甲實在利害。我作了不少準備，還帶了師父的護符，還是不能倖免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師兄是好心，都是自己人，請不要介意。」

文祥對杏娃說：「杏娃，這種下三爛的影片，你傳過來做什麼？」

杏娃說：「你記得那個玩具模型嗎？」

文祥問：「什麼玩具？」

杏娃說：「那個地球模型呀！」

文祥問：「怎樣？」

杏娃說：「這叫配套包裝呀！」

衣紅也不解：「配套包裝？」

杏娃說：「記得人類議會吧？！」

衣紅說：「人類議會又怎樣了？」

杏娃說：「有議員看了這部影片，已經提出彈劾我們的動議了。」

文祥嚇了一跳：「彈劾？」

杏娃說：「是的，有人說我有陰謀，要毀滅地球！」

文祥說：「那和這部影片有什麼關係？」

杏娃說：「有人看了模型還不相信，但一看完影片，就認為嚴重得不得了！」

衣紅便對錢昆說：「錢師兄，這事非常嚴重，我們得回去瞭解一下。」

錢昆說：「我們可以快些，但一定要走完全程！」

當下錢昆駕起遁光，按照各門的口訣，繞來繞去，通過杜、休、開門後，來到驚門。見空虛四兄弟背對背面向四方，圍著若夢的借體杏姑，她這時已神智不清，昏昏欲睡。若夢身邊是木中人，他左臂已折，血跡斑斑，右臂勉力護著若夢，幾已難支。

四兄弟面對著十一個鬼兄弟，那些鬼架設了各式輕重現代武器，向四兄弟猛攻不休。空虛四人空有法力，不知變通，神通變成一竅不通！

小大人這時又射了一顆破甲彈，權虛似乎已領教過，不敢硬接，喝一聲起，四人堪堪由彈頭上躍過。甲彈擊中石壁，轟的一聲

火花四冒，碎石崩濺。

黑心人見狀哈哈大笑，又是一束激光射來，名空忙扯下一把頭髮，往前一丟，化做一面盾牌，被那激光燒得臭氣薰天，黑煙滿佈。

錢昆一見大怒，張手一揚，祭起乾坤袋。一陣狂風自牆角捲起，幾個鬼怪被捲成一束。四下裡鬼聲啾啾，夾雜著暴呼怒罵之聲。

空虛四兄弟看看支持不下了，一見錢昆趕來，名空首先大叫：「師哥！那是什麼妖法？怎麼不受我們控制？」

錢昆等忙趕過去查看傷患，他說：「我不是一出手便制住了麼？」

勢虛略通醫術，他對錢昆說：「我來照顧他們！」便為若夢及木中人接肢療傷。

名空說：「不公平！你那是綁人，我也會。」

錢昆說：「既然會為什麼不用？」

名空說：「沒有人叫我用呀！」

錢昆說：「命都快沒了，還等別人叫你？」

名空得意地說：「當然！我們是聽話的孩子！」

錢昆好氣又好笑：「如果我來晚了呢？」

名空說：「不可能！你不是來了嗎？」

錢昆只好笑笑，連師尊親自教導，這四個活寶都抓不到主題。在都天寶籙裡，工作固定，千百年如一日，倒頗能勝任愉快。凡間世事本就瞬息無常，讓他們保持純真算了，免得回天上去污染了仙域。

木中人一醒來，立刻問：「若夢仙子呢？」

若夢聽到有人喚她，突然驚醒，一時兩個靈魂交錯重疊，神思茫然，她問：「這是哪裡？我又是誰？」

木中人連忙施法，先穩住杏姑，再對若夢說：「是我，記得吧？」

若夢定神凝視，有如惡夢乍醒，哭道：「我師哥來了！我不要回去！」

權虛也湊過來說：「小師妹，妳是附體在一個姑娘身上，不要怕！」

若夢見四兄弟都在場，錢昆也在，她堅定地說：「我已經下到凡間，就算師父親自來，我也不回去。」

錢昆說：「這事慢慢再談，妳不回去也沒有關係。但目前身處險地，連老魔……」他自知失言，不好意思再說下去。

木中人順口說：「錢兄，叫我木中人就好！」

錢昆點點頭，繼續說：「木兄也身受重傷，我們先出陣再行商量。」

木中人說：「敵人非常厲害，我方才到處找妳，沒想到那幾個人不像人、鬼不像鬼的傢伙法力這麼高強，我的神功居然抵擋不住！」

左非右插口說：「那都陽十一鬼並無道術法力，他們使用的是現代武器，對物質界極具效用。」

錢昆突然想通了，便說：「是了，師父錦囊中曾經提到。我輩所修之道術，是以人的精神狀況為主，身體的變化為輔。而當今的技術，是以物質狀況為主，人的精神變化為輔。故應避開物質對抗，而以人的感受為手段……」

木中人說：「怪不得！現在人世變得太快了！以往我自以為天下無敵，不料這次處處受阻！看來還是待在天上輕鬆些。」

若夢急了：「什麼話？你想回去？」

錢昆說：「師妹不要急，由剛才這件事，我才想起師父留言中曾說師妹當合二為一，復體重生。我一時誤會了，焦急異常……」

名空插口說：「我絕不讓小師妹和這個妖怪合二為一。」

利空說：「我也反對！」

錢昆說：「師父所說的合二為一，指的是師妹佔用了別人的身體，應將兩個靈魂合為一體，然後重新修煉。」

權虛問：「怎麼合二為一？」

錢昆說：「靈與體本非截然劃分的，更何況體生之初，原無靈魂，及後投生者眾，眾靈交集。所以人必須修煉，先要克己歸一，往往以數十載之功，還未必能聚。在眾靈之中，若有修者復體，尚要等到體清靈純才能修仙。是以世事愈繁，人心愈亂，就因初生之時，一體之中多靈交雜，故而問題叢生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師兄所言甚是，心理學家認為人有多重性格，想必原因在此。」

錢昆說：「正是，為兄轉生多世，一直受此困擾，故心願龐雜。直到前次師弟問我錯在何處，愚兄突然發現心上有多個靈魂分據，各不相讓。最後專志於一，那想學醫的、想成仙的不得不棄我而去，最後選擇了追求人生真理，才有今日之我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師兄能為小師妹合靈嗎？」

錢昆說：「如今愚兄方知，師尊所交下的任務正是這個。愚兄修煉時茫然不解師尊原旨，其實那合靈之法盡皆通曉，且看愚兄行法吧！」

說罷，錢昆令若夢閉目盤坐，空虛四兄弟背著她各據一角以護法。錢昆坐在若夢正前方，木中人、衣紅、文祥等人則在一側旁觀。

錢昆口中唸唸有詞，雙掌合什，前後搓動。若夢頗似不耐，屢欲睜眼起身，但似乎在一股莫大的力量壓制下，動彈不得。良久，錢昆突然起身，大喝一聲，雙掌同時向若夢頭頂一按。只見她「嘍」地哼了一聲，萎頓倒地，癱成一團。

錢昆也不加理會，回到原位，繼續打坐。

不一會，若夢睜開雙眼，一見眾人，往事歷歷，已經瞭然於心，起身向大家行禮道：「小妹若夢，前生又名杏姑，今前緣已了，尚祈諸位師兄多多扶持。」

眾人大感欣慰，尤其是木中人，興奮之情溢於言表。

衣紅見若夢東張西望，知道究裡，便到她身旁，溫婉地說：「姑娘請不必擔心，令姐已隨四法王回去了。」

若夢問：「回去？回到哪裡去？」

衣紅說：「這事說來非常複雜，待會再告訴妳罷！」

錢昆催道：「我們趕快出陣，否則還有變化。」

說罷，錢昆帶著眾人直出驚門，回到大廳。

廳上只有朱仁一人，他正在驚門的石桌前搬弄那幾塊令牌。乍見眾人，他大驚失色，劈頭就問：「我那十一個徒弟呢？」

錢昆把乾坤袋往地上一丟，說：「都在這裡面，只是驚門陣地已被他們炸毀，只好等未來的洞主自行修整了！」

朱仁打量了一下木中人，說：「原來你們都是一道的。」

木中人說：「那你就錯了，我和若夢仙子剛剛才見識到玄門大法。」

朱仁道：「啊？若夢仙子？不是木中女姑娘嗎？」

若夢說：「我本名杏姑，只因偶在荒山野外……」

錢昆剛施完合靈大法，精力耗損不小，聽到若夢之言，他一邊往椅子上一坐，一邊不耐煩地說：「這些以後慢慢再談吧！」

朱仁看出錢昆心神不寧，趁他分神之際，再度施展意識神功，發覺他的潛意識裡也有一些雜念。略一探索，知道這是大好良機，不容錯過。

朱仁雙目緊盯著錢昆，緩緩地問：「如果是你在荒山野外，那又如何？」

錢昆神思一恍，馬上回到了四十年前的黃土高原上，逍遙子叫他去救一個將要餓死的孩子。他閉上眼睛，喃喃地說：「我買了幾個模模，打算去救人。」

朱仁問：「救誰？」

錢昆說：「一個孩子。」

「然後呢？」

「我一時糊塗，未瞭解情況，晚上什麼都看不見，我由山上摔下來了。」

「然後呢？」

「在一間茅屋裡，我見到了她……」

朱仁逼問道：「她是誰？」

錢昆努力地回想，其他人都覺得奇怪。眾人從未聽錢昆提起過去，此時都很好奇，想知道她是誰，在一旁靜靜聆聽。

錢昆說：「她叫乙姬。」

「乙姬怎樣？」

「她很親切，教了我很多事。」

「後來呢？」

「後來……後來我必須去救那孩子。」

「她呢？」

「我丟下她，走了。」

「你這樣狠心？」

「孩子快餓死了！」

「結果你救了那個孩子嗎？」

「其實根本沒有孩子，那只是一個象徵！」

「啊？」朱仁沒有成功，因他未能掌握真相，錢昆自然生了反感。朱仁再回到那姑娘身上：「她呢？」，他必須找到錢昆的單門，也就是心底最痛苦的地方。如果有，朱仁就可以不斷逼迫，直到錢昆狂亂入迷為止。如果找不到，或者此人心裡根本沒有痛楚，那就只是一場對話。這個道理很簡單，人若虧心事做多了，提心在口，很容易為外境所移，便無法控制自己。

「她走了。」

「到哪裡去了？」

「回去了。」

「回到哪裡？」

「當然是回家。」

「家在哪裡？」

「家在山洞裡。」

朱仁認為他已經找到錢昆的弱點了，因為錢昆一直迴避，不願說出乙姬回到何處。兩人之間一定有不可告人之事！

朱仁立刻厲聲大喝：「快說實話！她是誰？」

錢昆正沉醉在那一段短暫而甜美的時光中，他不願說出乙姬是狐狸精。那並不是什麼虧心事，反而是他心存厚道。朱仁一再追問下，他已逐漸清醒，再聞喝聲，錢昆睜目說：「我說過了，她叫乙姬，只是一個象徵！一個點化我的機緣！怎麼你聽不懂？」

朱仁突然感到非常氣餒，原來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他那套意識控制的花樣，看來只能唬唬金星上那些貪贓枉法、有愧於心的傢伙。

這時大家才看出來，錢昆又勝了朱仁一回。

錢昆休息夠了，取出令旗，對大家說：「現在還有最後的一關死門，師兄說過只要把門打開，擲入令旗即可。為了安全起見，請各位讓開點。」

朱仁對陣法瞭解不夠，雖見錢昆進出自如，仍心存僥倖。他暗自將死門陣勢反轉，有何效用且不管它，只要能阻撓一時也可略出怨氣。

錢昆雙掌一運，猛向死門一推，那門還未全開，一股黑氣已然衝出。錢昆急將令旗投去，趕緊向後躍開。

大家正以為大功告成，孰料一股屍臭突由死門中傳出，薰人欲吐，頭暈耳鳴，不能自己，眾人忍受不了，紛紛奪門而逃。

苦的是在乾坤袋中的十一鬼，一個個鬼哭神嚎，慘不忍聞。

傻道人與痴仙子見狀，忙趕過來，問：「怎麼了？」

錢昆說：「死門內有屍臭！」

傻道人說：「快關起來！」

錢昆說：「那我們不是前功盡棄了？」

傻道人說：「這屍臭毒重，傳出來豈不污了仙洞？」

錢昆連忙屏息入洞，豈知陣法已反，不論如何用力，都扳它不動。不得已，他再運用神功，偏偏那門像是鑄就一般，屹立不搖。

錢昆趕緊逃出，他身上已沾臭氣，人人掩鼻走避。傻道人連連揮出罡風，吹洗了好一陣子，這才慢慢散去。

「好厲害！那門無法關閉！」

傻道人瞑目運神，略一查看，說：「這奇門陣法已亂，非精通此道之人，難以下手。只是這屍臭不除，後患難止。」

話才說完，雪山子突然現身，對傻道人施禮道：「在下尚知陣法，請容我一試！」

朱仁一見是他，開口就罵：「你這混蛋！你還有臉回來？」

傻道人不理朱仁，逕對雪山子說：「事不宜遲，洞中還有十一個人，請速去！」

雪山子不再客氣，屏息入洞，將死門陣法復原，門戶自動關上。

這時傻道人、痴仙子聯手運用神功，吹起一陣狂烈的罡風，將洞內上下吹遍。待臭味淡了，又運來清水，從洞頂到洞底徹底清洗一番。只是那各門中地方廣大，曲折迴轉，一時也無法清除淨盡，只得暫將各門關上。

真正受苦的是那都陽十一鬼，被網在乾坤袋中，已是苦不堪言，等屍臭瀰漫洞中，他們都被薰昏了。錢昆把他們放出來後，個個噁心嘔吐，狼狽不已。朱仁看他們神智清醒了，便叫他們到平台上去休息。

錢昆問傻道人說：「師兄，這死門一關不就輸了嗎？」

傻道人說：「如果此洞應屬朱仁，那也是定數。」

雪山子問道：「怨在下不知前情，為何要開死門？」

傻道人說：「我等與朱仁約定，若八門洞開，他就必須離開。」

雪山子說：「日前在下無心將一位老不死關進死門，後來窮參造化，才知道此死門另有玄機。任何不死之輩，入門必死，想必是那老不死已死在裡面。」

傻道人大異：「什麼老不死？」

雪山子說：「老不死係一不知恥、不知羞，不明是非，不辨真偽，千年萬載專事鼓惑人間，鬧亂社會的大魔頭。想必是天道好還，老不死之數也盡了。」

傻道人嘆道：「世事有利有弊，正因有老不死之輩，才有正義忠孝之人。如今大害雖除，人世無是無非，無真無假，恐怕弊端更甚矣！」

雪山子心中一凜，道：「那是在下多事了！」

傻道人說：「言重了！你我不過局中一棋，哪裡作得了主？」

雪山子說：「不過這死門尚可打開！」

傻道人說：「方才僅漏出萬一，已是如此，若要死門中屍氣全消，恐怕不是十天半月之功。而今日將盡，時已不及也。」

雪山子說：「在下有法，片刻之間即可消除屍臭。」

傻道人問：「果真？」

雪山子說：「奇門遁甲係一公式，甲指的是一種變數、一個象徵。若將屍臭視作此變數，以之為甲，置於死門而遁之，屍臭立去。」

傻道人大喜：「既是如此，就請動手。」

雪山子走近死門的石桌，用桌上的石碑排好地盤，再詳細推算。然後他選好方位站定，禹步猿身，從東到西疾行數武。最後，雪山子停在死門之前，輕輕一推，死門應手而開。眾人聚精匯神，屏息以待，停了半晌，果然一點氣息也無。

衣紅、文祥等五個人，神光內斂，靜靜旁觀，若無事然。木中人和若夢也非尋常之輩，只是對奇門遁甲的奇技欣羨不已。